



诗词

秋冬花间词(四阙)

徐子芳

鹧鸪天·仙客来

天外何来琼蕊枝？冰心媚态入新词。
三秋风雨无消息，只等红颜一笑知。
当此日，共相期，晴云同伴客如诗。
且将白发忘天际，赢得青春回首时。

秋波媚·蟹爪兰

鸿运当头万家夸，喜庆漫云霞。
梅花未报，山溪犹冷，花阵豪华。
无边光景寻芳路，一梦走天涯。
庭前几度，江南秋尽，香满窗纱。

汉宫春·蝴蝶兰

展翼飞翅，泛园林胜景，满目纤枝。
艳阳乍起，早有小草萋萋。
东君造化，指今朝、芳意神怡。
当此际、风随寒动，眼前香色沾衣。
窗外人催春闹，已然莺燕语，水暖长溪。
多情漫牵极望，总是痴迷。
庄周晓梦，草桥边、祝相携。
曾有约，晴空来去，娇姿粉面依依。

荷叶杯·秋海棠(韦庄体)

一树海棠花照，谁笑？疑是对红妆。
夜来春色满寒窗，冰雪带幽香。
风韵始今初识，惊魄！明月醉芳魂。
身边从此换时新，依旧故人亲。

仰望一棵树

陈同贤

树在村中央。树名皂荚树，村名皂角树。褪去夏秋葳蕤，这棵树挺立朔风中，临水向阳，很高，只能仰望。

仰望，视角摆脱了杂乱的背景，衬着水洗蓝的天空，纯净，美好。叶落尽，尖刺覆身，皂荚高挂，树骨嶙峋，细枝末节生动，树冠精致饱满，使得任意角度看都有故事。黢黑的荚果缀在光秃秃的枝上，格外惹人眼目，给人诸多想象。你幻想它是一幅画，它居然就是一幅画了：果荚鱼状吸附，空白的地方像水塘，有风拂过，鱼儿四散开来，枝杈分离，惊起一池涟漪。风吹，鸟啄，树下总能捡到中意的果。穿成串儿，悬于老窗户外木格棂上风干。风寒时剪几段，小磨油炙，润燥平喘；加水煮沸洗头，清洁乌发……乡间老妇年年如是，不厌其烦地摆弄。雪后的树，不染纤尘，心无羁绊，在乡间一角袒露真容。枝间虚空的缝隙是个有趣的存在，阳光顺利通过并抵达地面，给原本活在阴影里的低矮枯草以普照，让蜗居的猫狗卧见温暖；它揖让着，让风带着使命依着自己的方向前行；容许我冒冒失失盯瞧上半日。老树有着老式君子风范，令人激越：无用之用，实为大用。

风雨剥蚀，雷电袭击，战火遭历，树身已然松空。数年来，它熬过无边的孤寂。独来独往，独立独行，不似河岸垂柳一字成排，妩媚悦人；也不像村边黑槐勾肩搭背，老气横秋；无媚态也无老态，是孤立更是独立，依然故我地隐居乡间一隅兀自生长。它的独特之处在于，即使有花，也是细碎而深秀的；即使有果，也是高远而内敛的。但种子落地不生，枝条嫁接不活，与村庄其他树木迥然不同。多少乔木灌木在无尽的劫难中，从外形到内质，不断虚化和蜕变，成为纤弱的种群，顾影自怜。而这株陈年古树，永远保持着巨大的体魄和刚毅的品格，在自我更生、自我发展、自我新陈代谢中独善其身，如一面猎猎飞扬的旗帜，昭示着生命的真谛：不可再生，不可嫁接，正如一种壮美的精神气质不可复制一样，敦厚中透着几分坚毅，宁静中映着几分神圣。

木讷的老树，没有腐朽，没有毁灭信念，看似不迎不拒，却自有主张，愿意素面朝天，枯萎一下再绽放。我偷窥了藏在小村中的这幅画，醉了臆想，红了脸颊，托了晚霞，抚慰苍茫的当下。

记忆

布鞋里的旧时光

谷永进

周末整理家务，目光掠过鞋架。儿子的运动鞋、帆布鞋、皮鞋一字排开，崭新又时髦。望着这些光鲜的鞋子，我的思绪却悄然沉落，飘回半个多世纪前，回到那个被布鞋温暖着的童年。上学前，我几乎终日赤脚。乡村的孩子，脚板生来便贴着泥土。春草搔过脚心，秋茬扎过脚板，夏日河底的卵石与冬日火塘的暖意，便是我的鞋。那时从不觉得苦，反而满心享受着无拘无束的自在。

直到上学那天，母亲才郑重地拿出我的第一双布鞋。深蓝色的灯芯绒鞋面，鞋底是用旧布片一层层纳成的千层底，针脚密实匀称，像一行行整齐的麦垄。“上学了，要穿得体面些。”母亲边说边帮我穿上。我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，脚下是一种陌生的柔软与踏实，似乎一下子长大了。

从此，这双布鞋成了我最珍贵的宝贝。那时的乡村土路，晴天一身土，雨天两脚泥。每逢下雨，我离家时便早早脱下布鞋，仔细揣进怀里贴身捂着，光着脚丫踩进冰凉的泥水里。雨水混着泥浆浸透裤脚，碎石硌得脚底生疼，可一想到怀里的布鞋干干净净，心里便觉得踏实。到了学校门口的石板路上，我蹲下身，用带来的清水把脚洗净，再小心翼翼地将布鞋穿上，走进教室时，脚步都带着几分郑重。

男孩子难免疯跑玩闹，不到半年，鞋头就磨出了洞。母亲没有责备，只是默默地在油灯下又忙活起来。乡村的夜晚格外安静，油灯与柴火偶尔发出噼啪轻响，伴着她纳鞋底时，粗线穿过厚布的沉稳的“嗤啦”声。我趴在八仙桌上写作业，

心思却常被那声音牵了去。母亲坐在火塘边，借着微弱的火光，把鞋底紧紧顶在膝盖上，左手扶稳，右手握着穿了粗线的铁针，先用顶针将针顶入，再用力将线拽出。每一个动作都重复了千百遍，专注而有力。油灯的光晕在她脸上轻轻跳跃，鬓角的碎发被染成淡淡的金色，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，她也顾不上擦一下。那根针带着麻线，每一次穿透厚厚的布层，都像是穿透了沉寂的夜晚，将温暖和期盼一点点纳进密实的岁月纹路里。

初中时，我终于穿上了时髦的黄胶鞋。它轻便耐磨，却总闷出难闻的脚汗。这时我才念起布鞋的千般好，无论走多远，脚底总是干爽透气。可年少的心开始在意别人的目光，当同桌指着我的布鞋露出诧异神情时，我的脸一下子红了。回家后，我便将这“土气”的布鞋塞进了箱底。母亲察觉了这变化，她什么也没问，只是在我下次离家前，默默将一双新布鞋压进行李的最底层。

如今，我的鞋柜里摆满各种名目的鞋。皮鞋规整，运动鞋轻盈，它们功能明确，却似乎总隔着一层，再也给不了那种灯芯绒包裹千层底、每一步都踩在云朵上的柔软踏实。母亲离去已三十载，但每当夜深人静，我总会想起那盏油灯，和灯下她低头纳鞋的身影。去年暑假带儿子回老家，在旧木箱底，我意外地翻出了那双打着补丁的布鞋。褪色的灯芯绒鞋面，磨损的鞋底已经变硬。我轻轻将它穿上，双脚被一种熟悉的轮廓包裹。就在那一刻，半个世纪的光阴仿佛倒流，耳边清晰地回响起那嗤啦嗤啦的、穿透夜空的纳鞋声。

情浓柚子香

曹波

柚香，总在晨昏时分悄然弥漫，从小区门口一直飘进我的窗口。那儿种着两棵柚子树，俨然成了小区的灵魂。一棵是务实的母亲，年年准时挂果，数量不多，但只只金黄饱满，像一盏盏精心点亮的黄灯笼，在绿叶间沉静地散发光辉。另一棵则是慷慨的隐士，从不结果，只顾着抽枝散叶，长成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云，任小鸟雀在枝桠间安家落户。每日清晨，那“啾啾”的鸣声便成了最动听的闹钟，活跃了小区的静谧。

小区里住了五百来户人家，门口的绿道是孩子们的乐园，每天都有几十个小小的身影在此追逐嬉戏。柚子成熟的季节，黄澄澄、圆溜溜的果实悬在低枝，几乎触手可及，对孩童是天然的诱惑。可奇怪的是，孩子们竟都熟视无睹，只顾着脚下的滑板车和皮球。我想，这固然因如今的孩子不缺零食，眼界开阔，但更重要的，怕是家长们平日“草木有情，不可妄折”的教诲已悄然生根，让这满树的丰硕，成了检验社区文明的温馨考题。

一日，我陪儿子在树下玩滑板车。他忽然停下，仰起小脸，指着树上：“爸爸，帮我摘下那个‘小球’好不好？”我蹲下身，顺着他的手指望去，耐心告诉他：“这不是小球，这是一种水果，叫柚子。不过，它是小区大家的风景，是我们的好朋友，我们不能随便伤害它。”儿子眨着明亮的眼睛，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

我的童年，是在邻家五叔那棵高大的柑橘树下度过的。春天，白花馥郁，香飘整片晒场；夏初，青果已缀满枝头，勾得我们这群孩子馋涎欲滴。终有一天，我和南石、三狗、四古几个伙伴，偷偷找来一根长长的竹叉，对准结着青果的细枝柄，使劲旋转。“扑通”一声，一颗青涩的果子应声落地。年长的南石赶紧捡起，笨拙地剥开皮，分给我们一人一瓣。迫不及待地咬下去，一股极致的酸涩猛然炸开，难受得我们龇牙咧嘴，连眼泪都挤了出来。

为这偷果子的行径，母亲用细竹鞭好好教

训了我。事后，她却默默地在屋后那片荒地上，栽下了几棵绿油油的苗。她告诉我：“这是柚子树，它和柑子是亲戚。”从此，母亲的身影便常与那几棵小苗为伴。她每日荷锄松土，除草施肥，汗水浸透粗布衣衫；冬日里，寒风凛冽，她的双手冻得满是皴裂的口子。时光在锄起锄落间流淌，树苗一天天长高、变粗，亭亭如盖，母亲的身躯却日渐佝偻。待到深秋，金黄的柚子压弯了枝桠。母亲便会搬来那张小竹椅，坐在树下。她时而凝望着通往村外的路口，时而出神地抚摸着树干上粗糙的树皮。那树皮的褶皱深一道浅一道，像是刻着岁月的年轮，也像藏着期盼儿女归来的足音。

“柚子甜了，你们也不用总惦记着带水果回来了。”她偶尔会轻声自语，像是在对树说，又像是说给远方的我们听。年复一年，柚子树愈发苍劲挺拔，母亲的白发也添了一缕又一缕。她依旧守着那几棵树，目光似乎能穿透层叠的山峦。风吹过，满园柚香弥漫，那香气不张扬，却绵绵不绝，像是无声又固执的呼唤。如今，我窗外的柚子树依旧年年飘香，鸟鸣依旧清脆。而故乡的柚子树，想必更加枝繁叶茂了。

站台



甄雨纯/摄影